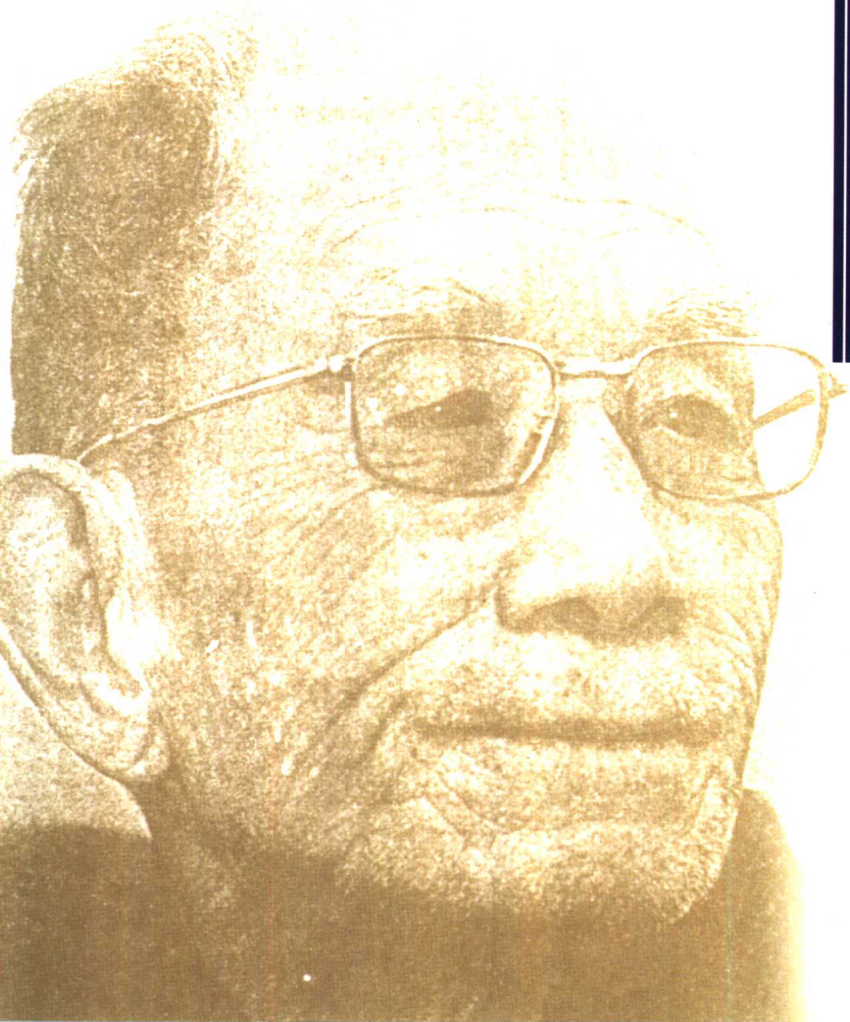


MOUZONGSAN ZHUAN

■ 李山 / 著

牟宗三传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牟宗三传

李山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常远岐

封面设计：赵秀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牟宗三传/李山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1

ISBN 7-81056-607-5

I. 牟… II. 李… III. 牟宗三一传记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0048 号

牟宗三传

出版发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 编：10008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电 话：(010) 68472815 68932751

印 刷：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10.25

印 数：01—1000 册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81056-607-5/K·59

定 价：16.00 元

内 容 简 介

牟宗三（1909—1995），生于山东，逝世于台湾，现代新儒家巨擘，就他的性格而言简直可以入《水浒传》。他的生命，散溢着狂气、逸气、灵气。他的著作，亦如他的生命，元气饱满，酣畅淋漓。他生活在中华民族由动荡转而渐露复兴曙光的时代，时代的困苦曾让他有过深深的沉陷，大大的彻悟。于是在他那理性与激情交织的等身著作中，不仅含有过人的才调，而且渗透着由独特经历而为儒家“生命的学问”所作的深刻见证。他的哲学著作，为现代中国学术争了气，在康德和黑格尔的祖国，某著名大学破例为这位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开设研讨课，即是一个明证。他力图让儒家的“天道性命”为本族的慧命“做主”，因此他反对学术上的“假洋鬼子”。更重要的是，这又决定了他反对将宝岛从祖国分裂出去的企图。他曾奉劝某位台湾当权者“应做一个真中国人，而不要做一个日本人”，并奉之以“大愚若智，福至心不灵”的讥刺。在“生命的学问”中“证苦”、“证悲”、“证智”，是他的生命历程；“高狂俊逸，透辟深彻”又是从他整个生命历程中焕发出的异彩。

蔡 序

三年前，收到李山先生来自北京的信，自言因为读牟宗三先生的《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而有醍醐灌顶般的感悟，所以答应一家出版社朋友的约定，要为牟先生撰写传记。后来又读到我的《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和80年代在鹅湖月刊连载的《牟宗三先生学行著述纪要》，而更坚定了他写传的决意。为了弄明白一些不甚确定的资料 and 事情，便有意和我通信，以求证验。

我收信后，感到一份惊喜。大陆的青年学者竟如此有心有胆，而台港两地，可说罕见其人。于是我立即回信，并说来信地址不够清楚，否则，我可将年前出版的《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寄赠一册，供他参考。不数日，他又来信说明他的种种，我感受到青年朋友的真挚诚挚，便把书和相关的文章寄给他，希望他撰写传记的工作顺利成功。

日前，收到他的稿子，厚厚一大册。书分九章，章有节，节有目，很是详明。虽然近月以来，我正忙于审查几位学生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准备交付口试，但仍分出三日夜的时间，大略翻阅了这部传稿。除了觉得第四章篇幅较短，比之其他各章，有点轻重失衡之外，全书

内容的完整性和文字的表达，都很成功。各章的章节标目，清新醒豁。文笔顺畅而不滑熟，诚心表述而不虚誉。书中辩驳了一些不相应的误解，也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些质疑自然会有。我建议读者见到这些质疑时，不妨停下来斟酌一番，甚且试着代牟先生做出回应。如此用心，必能学有进益。

年前，台北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国历代思想家》丛书的修订版，我加撰的“牟宗三”一章编入第二十五册，分为“学行传略”、“思想评析”、“著作介述”、“学术贡献与文化影响”进行论评，也可参阅。牟先生是二十世纪新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我曾在他生前进献“高狂俊逸，透辟深彻”八个字而获得肯许。之后，又衍为十六字：“气性高狂，才品俊逸，思想透辟，义理深彻”。我心目中的牟先生，就是这样。

李山博士方逾而立之年，勤勉奋力而完成这本很别致的传记，甚可喜赞，故乐缀数言以为序。

东海大学 蔡仁厚

辛巳孟夏于台中椰风北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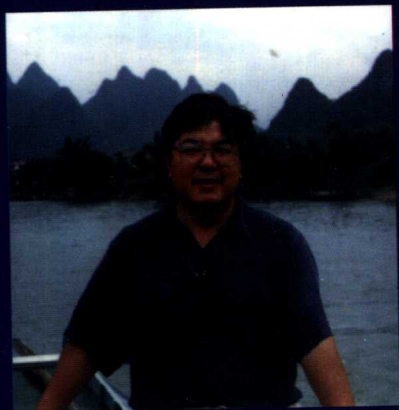
引言

有人说，新儒学在未来的发展，面临的是如何消化牟宗三的问题。的确，当熊十力以他的大易之学为人的真性之源，作了一番宇宙——本体论的证言之后，是牟宗三用他那独到的、入骨三分的思想洞穿力，以心性义理为基础，将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最终建立起来。这位汉子气极浓的人，对自己的老师，也一生都抱有拳拳之情。然而，道德形上学在他手上的建立，却是在中土智慧与西方文化风云激荡的大背景下完成的。是牟宗三将以儒家心性哲学为代表的东方智慧，带出自说自话的地界，与“西海圣人”进行了一番衡长较短的会通。这是一个引进来又透出去的过程。与康德哲学的比量及对康德哲学的摄入，是牟氏为学的擅长，这不仅丰厚了他新儒学的深广度，而且使古老的中土智慧，显示了一下“放之四海”的真理度。近代以降的西方智慧，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在认识论代替了本体论之后，人再也不能从他生存的天地世界里，分析出何以要有道德的绝对必然性。不过，“代替”的同时却是科学的昌明和文化繁盛。但是在东方，特别是中国，体悟的、当下即是生命洞见方式，使它从来不曾在这件事上有过问题，然而也终于不能以科学的世界观去“勘天役物”。这真是世界文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牟宗三的新儒哲学，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显示出它的“世界性”。对西方，他要把东方智慧觉照所察的“智的直觉”带给他们；对东土，他要从圆如太极的圣贤道统里，嫁接出以西学为质地的学统、政统。成败先不论，魄力是宏大的，而完成这一切的思想力，又是极其强悍的。所以，他的学说先自以其独具学术魅力，吸引着能够欣

赏思想的人们。在康德和黑格尔的祖国，大学破例地开设过东方人牟宗三哲学的研讨课，并且据说一时间有“欲罢不能”之势。牟氏苦心孤诣于儒家义理所获得的世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儒家的天道性命之义，牟宗三称之为“生命的学问”。据牟宗三自己回忆，在上大学时，是熊十力在与他人争论良知问题时，一声“良知是个呈现”的断喝，撞击了他的心灵，使他猛醒，使他开始嗅到了学问和生命的意味，开始将思想的努力落回到生命存在的方向上来的。但这也只是个远远不够的开始。牟氏“生命学问”的最终通透，尚有着更深刻的民族苦难、个人困顿，甚至生活的沉沦、耗散等熬炼作酵母。这位身躯精瘦的山东汉子，是一个写传记的好对象。他是个以儒家义理为宗趣的人，却有着太格色的性情，不饶人也不为人所饶；他是一个学者，却有着太投入的政治情感；他是一个智者，然而他又有炼狱里的生命经历；他与世不谐，而又特享寿考之期，“有老年运”而又那样气象高古。他生在那个家国民族深陷苦难的时代，他的个性，他的与世有争，又使得时代的苦难，在他的生命里，多酿出独受的苦难。这玉成了他，锻造了他不同一般的深刻、火辣，以及对儒家性命义理的独造。

这位将儒家义理“顶上去”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的哲士，居然是一位爱看《水浒》，特别喜欢鲁智深的人，说鲁智深能自救救人，可以成佛。在那个衰朽褪色、行将破散的世界里，山巅水涯里英雄汉子专打非情不义之辈的枪棒拳脚，是原始生命和不打弯子的浑朴道义万古长青的象征。牟宗三学理上的归宗儒家，正是由于他的强悍的生命底格，和那对善恶切直的感觉力。惟其如此，他才困苦难而不消极，沉沦却不陷溺，熊老师那一声对他而发的断喝，在他这里才起了那么大的作用。



李山 1963年生，祖籍河北高碑店市，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诗经的文化精神》等论著。

BA1156/12

目 录

蔡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生命的灵光从混沌中爆破	(1)
一、在混沌中成长	(1)
二、泛滥的浪漫时期	(8)
三、智慧觉照的辉光	(13)
四、“良知是个呈现”	(22)
第二章 困顿、沉沦与悲情	(30)
一、昆明被困	(30)
二、沉沦之途	(38)
三、客观的悲情	(47)
第三章 道德理想主义	(58)
一、儒学第三期：三统并建	(58)
二、尽气的文化	(70)
三、“政道”问题	(76)
四、儒学的生命意义	(87)
第四章 五十而知天命	(99)
第五章 疏通中国文化的大动脉	(107)
一、玄学的智慧形态	(107)

二、东方人文学会·····	(122)
三、朱子正宗地位的夺席·····	(134)
第六章 “哲学原型”的打造·····	(164)
一、向上帝要回智的直觉·····	(164)
二、台湾的文化复归运动·····	(177)
三、内圣外王的“哲学原型”·····	(184)
四、智者的知音·····	(199)
第七章 台湾讲学·····	(211)
一、中国哲学十九讲·····	(211)
二、新儒学的处境·····	(228)
第八章 圆满的善·····	(235)
一、道德哲学大厦的拱顶·····	(235)
二、客观地了解中国文化·····	(253)
三、真善美的合一说·····	(268)
第九章 最后的关切·····	(284)
牟宗三简谱·····	(299)
后记·····	(312)

第一章 生命的灵光从 混沌中爆破

一、在混沌中成长

牟宗三，字离中，1909年夏历四月二十五日生
家世 于山东栖霞牟家疃。

栖霞牟氏，原居湖北公安，明初洪武年间迁徙于此。初祖为牟敬祖，本是公安贡生，曾任栖霞主簿，牟氏遂定居栖霞。由敬祖到宗三，栖霞牟氏已经有十六代。子孙繁衍，牟姓是栖霞县的望族。读书人出身的牟敬祖，他的后代出过不少名气颇高的学问人，如牟应震、牟庭、牟所等等，其中牟庭的有关《尚书》、《诗经》的著述，直到今天还在刊印。

牟宗三家这一脉，出自老八支中的第四支，世世代代耕读传家。祖父那一辈，家道衰落，到父亲牟荫清当家主事时，先父留下的不过薄田七八亩，和一片不景气的骡马店。荫清公十八岁辍学，是个体魄强健、目光四射的人，持家做事极有法度，照应八方的脚客，指挥酬对，丝毫不爽。而且吃得苦，能抬能扛，不几年，把个老店经营得很有成色。继而又做些纺织生意，由此家道小康。牟家“二掌柜”在当时是远近皆知的。

在牟宗三的眼里，父亲是个极严肃的人。不许看戏，不许打秋千，不许做其任何小孩子家的“泼皮”事情。教子弟，荫清公总说要扑得下身、弯得下腰手脚落实，不轻飘浪荡才行。小孩子

写字，他总要提醒，不要有荒笔败笔，着墨要润泽，不要干黄，说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福泽。这写字中见命相，近于迷信的观念中，含的却是敬重斯文的优雅。做事之余，荫清公喜读曾文正公家书，夜间偶尔也常诵读古文，韵节声调稳健从容。为繁重的生计而劳碌的乡野之人，敦朴厚重之中，不失与传统的精神联系，是位士子格调颇为浓郁的乡村农夫。在我们那个文化传统趋于破散的年代，它的某些精彩，吹落民间，也颇塑造着有根底的人格。荫清公强悍的生命力，甚至那不失村野本色的质朴和优雅，多多少少、里里外外印迹鲜明地传给了牟宗三。

牟宗三的母亲杜氏，生了三个儿子人，长子宗和，次子宗德，三子即宗三。此外还有姐妹三人。荫清公夫妇的生活担子，是相当沉重的。孩子多，就不会娇惯；担子重，就无暇关照。牟宗三少年时代如果成天生活在严父的监督下，他的性情可能会受太多的扭曲。不受太多约束，又不是缺衣少食家庭的子弟，牟宗三的少年时代，是在乡村中无忧无虑地野出来的。

栖霞地处胶东半岛的北部，是个多山的小县，清洋河、陶章河都发源于境内。一年四季气候分明，盛产苹果、梨。偏于干燥的北方气候，它的瓜果却是那样汁肉甘甜。著名的全真教长老邱处机说过：“走遍天下，不如小小栖霞。大乱不乱，大俭不俭。”长春真人走过天涯，有资格说这话。小小边县，蛮有几分自成一体的光景。

牟家疃，在县城以南四十华里的环山平原中，村后有牟氏的祖茔，是栖霞牟氏的祖居之地。祖茔的地界相当大，周围砌着砖墙，里面有长青的松柏，萧萧的白杨，又有载着死者身分和行迹的丰碑和华表，在乡村，是一个有名的风景区。牟宗三回忆说，不知怎么的，对这幽深寂静的地方，总有一种莫名的神秘感。不是恐惧，是一到那里就觉得清爽舒适的亲切感。树木参天的牟姓公墓，含藏的是一个宗族生命系列的记忆。流着祖宗血胤的孩

子，不需要明确的告海，各种生活经验、无意间的暗示，就足以使其与这安息着先人的空间产生亲近与契合。

初春的清明节，是上坟的日子。按照古老的家族礼法，分布各地的族人支系，都得来给共同的祖宗们扫墓祭奠。对祖宗的祭祀，也是族人的聚会，即使是已经不相识的同姓，也会因此而恢复起天然联系。那是时间上通着祖宗，空间上连着族群的典礼。小时候的牟宗三很喜欢这清明的扫墓。大人们那对着安息着的墓中人不嚎哭、不啜泣，而是春光愉悦中的虔敬肃穆，首先使人朦胧间有一种与祖宗、神明、乃至天地的亲和、相通之感。想着祖宗如何如何，听着大人们说古道今，那是一番别样的闲适和恬静。牟宗三说，儿时他总是兴会地跟着大人去扫墓，也总是心情愉快地归来。

公墓连结的是一姓的古人，古老的民间节日，是更广泛地连着古人。清明前的寒食节，是纪念介子推的。纪念介子推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不是乡间人有心去顾念的。人们或许也讲起那位老古人介子推的事，但也不过是当故事听，节便过得越发有情味。乡间人过寒食节、清明节，甚至过各种各样的节日，用牟宗三的话说，总是随时即事地凑风景，“如是如是地尽人事，牵古通今地谐情趣”。没有所谓意义笼罩在上边了，任何礼数便成了生活的节日，轻松愉快，祥和喜气，透着是那么的吉利，也总是让牟宗三觉得舒畅。

混沌的 乡下孩子

一个人具体的生活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生长的，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也是一个时空的构架。神秘的祖茔、愉快的上坟，如是如是地过节日，小孩子懵懂地随大人转，无形间是把个人的生命，不自觉地也是被动地延长到传统的时间里去。与这纵向的通向古人相互交叉的，则是小孩子要自己面对的世界和自然。

也是在清明的前后，村前是一条溪流，两岸平沙细软，杨柳依依，绿桑成行，布谷声声。这是牟宗三儿时常常面对的故乡初春。干旱的北方，它的吝惜的美景，常如硬汉子偶现的妩媚，偶尔一露，却着实叫人为之动容。如果骨子里是一个文学灵魂的人，对着这妩媚，难免有拨弄着情感，凑出文句的冲动。这便是文学灵魂的人的灵光爆出。然而牟宗三不是。他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诗人常说的花鸟有情、山水含笑陪伴我之类的感觉。伴着兄弟姐妹去采桑的牟宗三，在这样的光景里，只是小孩子一切泼皮的勾当，或是翻跟头，或是在沙滩上横躺竖卧，无拘束也无礼法，仰视天空飞鸟，是喜不自胜的生命畅亮，一个活泼泼的野孩子。但这畅亮，却是混沌的，溪流平沙、鸟鸣桑绿带来畅亮，又变成催眠的天籁。随着浑闹的累，是不知不觉睡去了。

畅亮归于寂静和昏沉，沙水桑鸟，复归于沙水桑鸟，两来无事，各是其自己。多年后，回忆自己儿时春光中的情景时，牟宗三将这称之为“落寞而不落寞”，是他一生最喜爱的一种境况。“落寞”，是他在平常所亲习的世界之外，忽的又发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相，便不免有点落寞。但个体还没有凸显出来，便不觉得它生疏不亲，便是“不落寞”。“落寞而不落寞”，牟宗三说，就是混沌。而这混沌，实际是一个人未经形式化的原始生命力的内在回旋。

人的感性形式，往往是在少年时代开发出的。本质上是文学灵魂的人，因此往往就是少年神童。但是一个理性强度大的生命就不同。对于任何内在世界深厚的人，接受外来刺激的感受力，都是很强的。诗性的人与理性者的不同，在于前者善于将接受到的感觉表现出来，而理性气质的人要透出原初的生命混沌，却费工夫得多。牟宗三即是如此。在“知天命”年纪里对早期生活的回味中，他用相当多的笔墨，论析了春情与爱情的区别，然而最后却说，他小的时候虽然在接受着大自然节律的激发下泼皮胡

闹，但从未达到春情伤感的程度。内在的涡旋，是剧烈的，但却没有伤春的敏感和娇嫩文雅。

然而他的直觉力是充足的。春景天里，当地人喜爱打秋千的游戏。牟家的大人，对此却心懒，因为严厉的父亲对所有妇女儿童的玩艺都不在意。大人不给做秋千，他就自己做，和几个同伴一起，扛来几根木头，找几根破绳子，拿了铁锹挖坑竖桩，居然也成了一架可以用的秋千。据说圣人是生而知之，而聪明的孩子，看看就会自己去干。牟宗三说他不是一个有巧慧的人，对十分精致的玩艺，不感兴趣。尤其怕让人手把手地教些什么，那时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手足无措，一切感觉全给闷住。由此，牟宗三平生最厌恶的事是考试。他说如果是在科举时代，恐怕他连个秀才也当不上。但是他却对由自己思量着从头到尾地干一件事情，却有着衷心的实感和兴趣。这实感和兴趣，只是自己才知道的，因此它是一个自我的内在系统。沉溺于自己的内在系统，小孩子的玩耍，就时常是昏天黑地。六七岁时，三夏大忙的时节，母亲病了，父亲从打麦场回来照顾，吩咐他把一件什么物件送到场上去，等着用。吩咐了一遍，再吩咐一遍，父亲就走了。混沌的野小子，那时就像伟大的牛顿沉溺于他的发明创造一样，听到了父亲那声音，也知道是在说他，但这行动的命令就是搬不开他那“内在系统”的沉溺，应一声就忘干净了。麦场上的人，急得不得了，差人回来取。父亲大怒，像是有意将他那个系统从他心里倒出来一样，在屁股上猛拍几把。严厉的父亲，平时很少发怒，更不是“拳头底下出孝子”的奉行着。气消后，怀疑这个老三耳朵有毛病，试验一下没问题，就放心不问了。牟宗三呢，挨了打，也不向大人说明自己当时为什么那样。牟宗三说他就是这性格，宁愿因别人的误会委曲着，也不愿把自己内心的事明说。挨打后的沉默，可能是这性格表现的第一次。

不会伤春的孩子，也不懂个什么叫悲秋。这不是对秋天不喜

欢，他喜欢秋，只是别样的喜欢。悲秋是生命流逝的伤感，不伤春的孩子，没有生命的虚脱感。相反，他喜爱秋天的收成，枝叶尽落，是那么凝聚和内敛。一粒种子落地后经过风雨日晒，到秋天又回到籽粒状态，不同的是一粒成就了多粒。所以秋天是个可喜的时节。这样的感受秋天，是农人的秋情，实在而健旺。喜欢这样的秋天，便也喜欢跟着大人到地里去干活，水里土里都去得，泼皮这时是泼辣。父亲背地里常夸自家的老三，弯得腰，出得力，是把庄稼好手。十五六岁时，就能背着一百多斤的粮袋腾腾地走上一里多路，乡里人说，这是成人之力。二掌柜家的老三，是块上好的生铁料，将来打什么是什么。

荒村古店里的赶马者

乡村的冬天，是个闲逸的季节。大人们都在偃冬，小孩子则更是爱怎样耍就怎样耍了。溜冰、踢毽、拍球、打瓦，这一切乡村孩子的把戏，牟宗三都来得。夜里，除了听父亲咬字铿锵地读曾文正或其他古文之外，他也常爱钻到家中长工们的屋子里，同他们一起向火取暖，更来劲的是听他们天南地北地讲故事。不要小瞧了这些手脚粗糙的种田人，他们中常有些内秀的人，大字不识几个，柴堆旁说起三国水浒之类的传奇来，却是成本大套，娓娓动听。乡村化了的历史，民间理想出来的英雄，在中国社会的基层，它的教化作用，怕是比子曰诗云要广泛得多。冬天，牟宗三也常到父亲开的骡马店子里来。在那里，吃寡酒的老头和他们的闲谈，他喜欢；他尤其喜欢的是黄昏时分，骡马入店时马蹄的杂沓声，又有气，又有势。而暮色里人马劳顿急于安息的苍茫意味，又尤其能触发牟宗三那股天生的落寞感。进了店的人们，几碟小菜，二两烧酒，天南海北地闲聊，一切放下的闲适，在牟宗三看来，好像是得了永恒的安息，虽天路历程亦不过如此。

数九腊月，是最闲暇的时候，也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放下